

插畫：WINNIE WANG

西風
漢關

劉向劉歆

父子事業相繼 兩漢學術承傳



文 | 宋紫鳳

西漢學術有二個高峰期，其一是在漢武帝時期。漢武帝一方面設立五經博士，使儒學在官學中之地位得以確立；一方面廣收天下書籍，建藏書之策，置寫書之官，使諸子傳說皆充於秘府，百家之學皆得以傳承；同時亦有一批精通詩、禮、春秋的先師學者們湧現出來，皆起於建元年間，這是第一個學術高峰期。

另一個學術高峰期，卻是在西漢走向衰微的末年。漢元帝朝可以視為一個拐點，從這裡，西漢收起最後一抹輝煌，急轉直下，經歷漢成帝、漢哀帝、漢平帝三朝皇權旁落、外戚干政的局面後，終至江山易手。然而，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，則是這一時期的學術活動並未因國運之衰落而停滯，相反，卻在一場巨變來臨之前，做了一次學術大總結。

在此次學術總結中，不僅書籍得到整理，還催化了讖緯之學的發展，並使隱沒已久的古文經重新面世，大放異彩。這一學術總結過程中，有兩個人功不可沒，正是經學大家劉向、劉歆父子。

這一篇，我們就來講述他們的故事。劉向，字子正，本名更生。史載，劉向為人平易，沒有甚麼威儀，他不喜歡應酬交接，一生樂道好學。他常常晝誦書傳，夜觀星宿，有時不寐達旦。他曾於漢宣帝時受召學習《春秋穀梁傳》，也曾參加過甘露年間——石渠閣講論五經的重要學術活動。

國運之傾難輓 讖緯之學肇端

漢元帝即位初，劉向與太傅蕭望之、少傅周堪等同心輔政。但當時的西漢，已是國運日衰，奸人用事。中朝有宦官弘恭、石顯當權，外朝有外戚許氏、史氏在位，眾小結黨排斥正直大臣，上天不斷降下災異，於是劉向上書，陳述天人相應的道理，勸漢元帝用賢臣、遠小人。

如：他在永光元年（公元前 43 年）的一份奏書中，就歷數了從上古到近世的天象之變。上古虞舜、周文王、周武王等，這些明君聖主在位時，眾賢和於朝，萬物和於野，諸侯和於天下，於是上天降下種種祥瑞，此皆和氣所致，而那時國運也很興隆。到了幽、厲之際，朝廷不和，至於春秋之世，從魯隱公至魯哀公的二百四十二年之間，日食發生三十六次、地震五次、山崩二次、彗星三次等等。對應於當時社會之動蕩，弑君之事有三十六例，亡國之事有五十二例，諸侯出逃、社稷不保者，不可勝數。由此觀之，和氣致祥，乖氣致異；祥多則舉國安泰，異眾則社稷危殆。

接著，劉向又推及近世，指出自漢元帝即位已六年，考察春秋之世，沒有在六年之中，災異發生有如今天這樣頻繁的。劉向認為，這正是由於奸邪並進，小人道

長、君子道消而引起的。這封奏書上陳後，並未得到採納。直至永光四年（公元前 40 年），發生了日食。漢元帝才有所醒悟，但此時朝中要職皆是石顯黨羽，已是大勢難回。劉向傷傾危之不救，於是寫了《疾謫》、《摘要》、《救危》及《世頌》等八篇文章，借古悼今。竟寧元年（公元前 33 年）五月，漢元帝駕崩，漢成帝即位。次年（建始元年），石顯服罪，劉向才得以進用。劉向將自己的名字由「更生」改為「向」，也就是在此時。

漢成帝之世，雖無石顯之黨，然而外戚王氏在漢成帝朝的權勢卻更甚石顯，劉向對此很是憂心。他在秘府整理書籍時讀到《尚書》〈洪範〉篇，講的是箕子為周武王陳述五行陰陽休咎之應。於是劉向也決定以災異之說，勸漢成帝不要重用王氏。

劉向集合上古以來，歷春秋戰國，以至秦漢之際，所有關於符瑞、災異的記載，並對應當時的事蹟，講解禍福占驗的道理，又將其分類整理，各有條目，凡十一篇，名為《洪範五行傳論》。後來，劉向又為王氏權勢過重而多次上書，以災異之變，勸諫漢成帝不要讓國祚移於外戚。可惜的是，漢成帝雖然瞭解劉向的忠心，但始終沒有削奪王氏的權力。

此外，漢成帝因沉迷酒色，以貌取人，竟以趙婕妤為皇后，趙合德為昭儀，而像班婕妤這樣德才兼備的人，卻被疏遠。古時帝后、帝妃的人選有嚴格的標準，要以德行重，能夠示範後宮，母儀天下。趙氏姐妹驕橫善妒，更行誣陷之事。劉向認為，天子欲行教化之道，應當由內及外，從自身做起。於是他收集詩書中所記載的女子德行故事，編成《列女傳》，希望漢成帝有所參照；又作《新序》《說苑》等，以助觀覽，以補遺闕，漢成帝常常對劉向的觀點讚歎不已。

《易經》曰：「觀乎天文，以察時變。」元延三年正月，蜀地岷山發生了山崩，劉向認為，這是非常不祥的徵兆，於是再次上書漢成帝講述災異之變與天人相應的道理。劉向說，春秋時期災異頻發，日食發生三十六次，最密集的時候，三年多就會發生一次。然而，自建始以來（即漢成帝的第一個年號），二十年間發生了八次日食，平均二年半就一次，這是古今罕有的。大概是漢朝國運始然，劉向的話雖然很有道理，卻並未得到採納。但這一過

程中，卻催化了「讖緯之學」的形成。所謂「讖緯」，「讖」通常是隱語，有時也有圖，叫「圖讖」；「緯」則是緯書，是經文的支流。「讖緯」本於陰陽之學，雖肇起於上古，而成為一門學術，則成形於西漢末年，這一過程中，劉向等當時學者，對於陰陽災異之學的精研，功莫大焉。

劉向七十二歲時去世。十三年後，王氏代漢，一切如其所言。

劉向領校秘書 劉歆總成《七略》

雖然劉向的忠言未被漢成帝採納，但在漢成帝之世，劉向的才學還是有用武之地。漢武帝在位時，廣開獻書之路，到了漢成帝時，百年之間，圖書積如丘山，腐敗散亡者頗多。漢成帝精於詩書，喜讀古文，他看到宮中藏書頗多散失，遂於河平三年（公元前 26 年）八月，詔命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，又命劉向領校皇家藏書。

校書工程甚是浩繁，當時，延閣、廣內、秘室之府都是皇室藏書之所。劉向每完成一部書的校訂之後，還需登記篇目，總結大意，上奏漢成帝，而這也成為後世目錄學之發端。

劉向去世時，已是漢哀帝在位。其子劉歆，在大司馬王莽的舉薦下，受到重用。漢哀帝命劉歆承其父業，繼續書籍整理工作。劉歆完成群書的校定，又作《七略》。《七略》中，將群書分為《六藝略》、《諸子略》、《詩賦略》、《兵書略》、《術數略》、《方技略》六類，之前有總述《輯

略》，故而稱為《七略》。

古文經與今文經之學術分野

不過劉歆校書，子承父業，並不是從漢哀帝時開始，早在漢成帝詔命劉向領校秘書時，劉歆就同父親一起受命參加校書。過程中，劉歆飽讀秘府藏書，而他最大的收穫則是發現了古文《春秋左氏傳》。當時被立為官學的《春秋公羊傳》、《春秋穀梁傳》皆屬今文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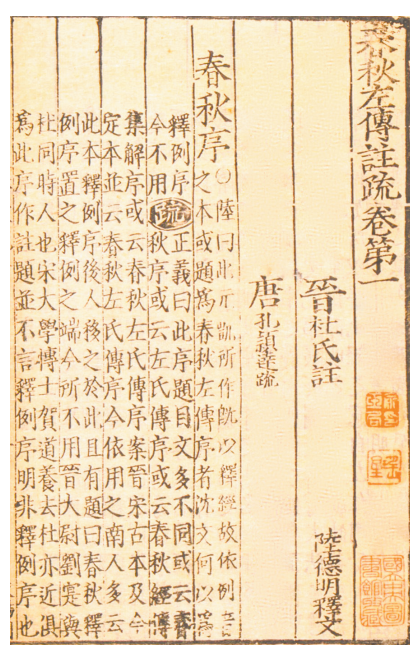
所謂今文，以漢代通行的隸書寫成，故稱今文；所謂古文，以秦時通行的籀書寫成，故謂古文。但今、古文經不只在於文字不同，其篇目、解讀、治學方向皆有不同，如：今文學者尚微言大義，古文學者詳章句訓詁。劉向所治正是今文《春秋穀梁傳》，劉歆則更喜歡古文《春秋左氏傳》。學問之事，雖父子不能相苟同，劉歆數次問難於劉向，這些討論都沒有結果，於是劉向與劉歆在學術上分道揚鑣，而古文與今文也在此時成學界之分野。

後來，劉歆提出將古文經立為官學，但因朝中學者多主張今文而作罷。到漢平帝之世，王莽擅權，由於王莽在學術上傾向於古文，這從他後來一味復古的政治措施上，也可看出。在王莽的支持下，《古文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逸禮》、《春秋左氏》皆立為官學。不過，古文經被立為官學的時間並不長，到了東漢開國，漢光武帝劉秀將古文經從官學中取消，但古文經學作為一派學術思想，已為學界所共識，所以才有了東漢經學家們古、今文兼治的局面。

結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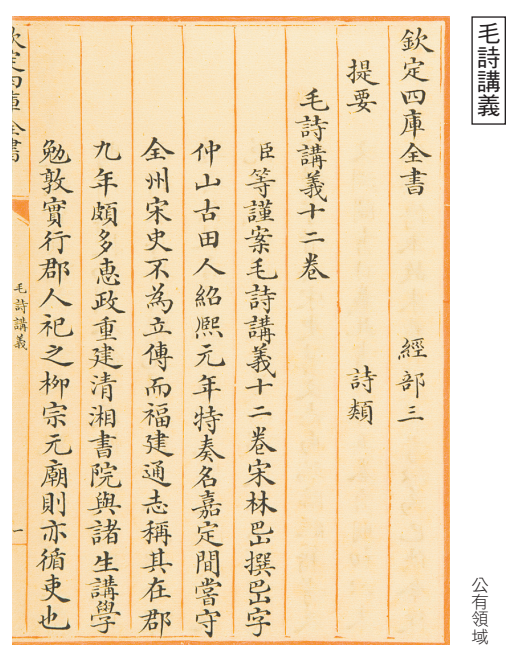
展讀西漢末年的歷史，在那個狂瀾既倒、大廈將傾的時代，學術界並未出現走入末流之類的頹廢，相反，卻呈現出傳承遺教之氣魄與務實開拓之新局。學者們治學精神之嚴謹與強毅，亦令人感動。雖學術見解各有不同，卻為兩漢經學的發展，共同開疆拓土。這大概就是江山代有更迭，文明長存不滅了。

西漢走向衰微的末年，學術活動並未停滯。不僅書籍得到整理，還催化讖緯之學的發展，也使古文經重新面世。



春秋左氏傳

公有領域



毛詩講義

公有領域